擒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後漢紀卷十五至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九百七十 史部

後漢紀卷十五

晉 袁宏 撰

孝殤皇帝紀

延平元年春正月癸卯光禄勲梁鮪為司徒三月甲申葬孝和皇帝于順陵初賜周馮貴人歸園太后詔曰朕與貴人託配后庭十有餘年上天不弔先帝早棄天下孤心煢煢無所瞻仰貴人當以舊歸典分園外相戀之情感增悲歎燕燕之詩曷能喻焉其賜貴人青蓋車驂

馬各一黄金四十斤雜繒三千匹初和帝宫人吉成
御者志恨成乃為桐人書太后姓字埋之事下掖庭考
驗皆以吉成所為太后獨念吉成我待之有恩雖下賤
猶人託賴上在時未嘗聞有惡言今我遇過於平常何
緣生此不合人情即自呼見反覆實劾果其御者所為
夏四月虎賁中郎將鄧隲為車騎將軍初隲與同郡袁
良為布衣之交及隲當路欲延良共議世事良謝而絶
之司空陳寵㦸寵字昭公沛國佼人也曾祖父咸成哀

間以律令為尚書常誡子曰為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也王莽之誅何武鮑宣咸乃歎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逝矣即乞骸骨莽篡位召咸為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時咸三子皆在位乃悉令去官父子相與歸田斂家中律令文書壁藏之寵父躬復以律令為廷尉監寵少習家法辟太尉鮑昱府是時三府掾屬以不肯親事為高專務交游寵嘗以事君之義當供所職以佐政治何得但出入養虛故獨

勤心於事數為昱陳當世治化昱高其能使掌天下獄訟所平決無不壓伏寵以律訟多錯不良吏得生因緣致重乃為撰科條辭訟比例使事類相從以塞姦源其後公府奉以為法寵雖傳文法然兼通經籍奏議温逺號為名相子忠字伯傳家業才能甚有聲譽五月辛卯大赦天下壬辰河東恒山崩六月丁未太常尹勤為司空詔曰自夏已來陰雨過節思惟愆失深自克責新遭大憂接以未和徹膳損服庶有益焉其減太官上方諸

服御靡麗難成之物丁卯詔免掖庭宫人六百餘人皆為庶人尚敏上疏陳興廣學校曰臣聞五經所以治學為人五經不修世道陵遲學校不弘則人名行不廣故秦以坑儒而滅漢以崇學而興以罔羅天下統理陰陽彌綸治道而示民軌則也光武中興修繕太學博士得具五人五經各叙其義故能化澤沾洽天下和平自頃以來五經頽廢後進之士趣於文俗宿儒舊學無與傳業是俗吏繁熾儒生寡少具在京師不務經學競於人

事爭於貨賄太學之中不聞談論之聲從横之下不覿講說之士臣恐五經六藝浸以陵遲儒林學肆於是廢失所以制御四夷者以有道德仁義也傳曰王者之臣其實師也言其道德可師也今百官伐閱皆以通經為名無一人能稱孔子曰無而為有虛而為盈難乎有恒矣自今官人宜令取經學者公府孝廉皆應詔則人心專一風化可淳也於是詔曰易稱天垂象聖人則之又云聖人之情見於辭然則文章之作將以幽讃神明變

暢萬物秦燔詩書禮毀樂崩大漢之興拾而弘之至乎元康五鳳之間英豪四集文章煥炳六經之學于斯為盛自頃已來學者怠惰遂以陵遲宜令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逸大儒碩德高操以勸後進初陳留李充三徵不至由是徵充為博士俄遷侍中車騎將軍鄧隲屈已禮之嘗設酒饌請充及朝大夫酒酣隲曰幸得託椒房位上將幕府初開欲延天下英俊君其未聞充曰將軍誠能招延俊乂以光本朝不為難矣但患不為耳因說

海内隱士頗不合𨼆舉炙充曰君宜及温食之充受炙擲地曰説士之樂甘於啖炙遂拂衣而出侍中張孟諫曰聞足下面折鄧將軍以讜言責之過矣非所以光祚子孫誠不為足下取此充曰大丈夫居世貴行其志耳我躬不閲遑恤我後何能為子孫計由是不為權貴所容遷左中郎將年八十三後為三老五更天子賜几杖訪以國政秋七月辛亥帝崩崇德殿初清河王慶子祐生而有神光赤虵之異年十歲善史書喜經傳和帝甚

器之號日請賞賜恩寵異於諸子和帝崩殤帝在抱太后詔留清河邸以為儲副及殤帝崩羣臣皆為屬意平原王勝太后以前不立勝恐為患與車騎將軍隲虎賁中郎將悝等定策禁中其夜使持節以青車蓋以迎祐於清河邸癸丑立為長安侯太后詔曰先帝聖德淑茂早棄天下朕撫育幼帝日月有望遭家不造仍罹凶禍朕惟平原王素被錮疾念宗廟之重思繼嗣之統長安侯祐稟性忠孝小心翼翼年已十三嶷然有成人之體

禮昆弟之子猶子也其以祐為孝和皇帝嗣即皇帝位自延平初鄧騭兄弟常在禁中至是乃就第丙寅葬孝殤皇帝于康陵巳亥隕石於陳留冬西域諸國反都護任尚上書求救遣騎都尉班雄校尉梁慬將五千人出塞會尚自疏勒還與慬共保龜茲温宿姑墨二國將數萬人圍慬月餘慬擊破之斬首數萬級道不通慬遂留龜茲初西域自武帝時始通三十六國其俗頗牽著城郭田畜地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北有太山中央有河

東西六十餘里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渡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逾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車師前王庭隨北山陂河西行至疎勒為北道北道西逾葱嶺則出大宛康奄蔡焉耆匈奴強盛常屬役匈奴宣帝神雀中漢置西域都護王莽時數遣五威德軍出西域車師諸國貧困由是故叛而諸都護李宗抄綦南道改其國號以疎勒為世善姑墨為積善或易置王侯於是西域與中國遂絕和帝

永元中西域都護班超遣掾甘英臨大海而還具言葱嶺西諸國地形風俗而班勇亦見記其事或與前史異然近以審矣自燉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通伊吾五千里自伊吾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北通後部五百里是匈奴西域之門也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萄其北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與匈奴爭車師伊吾虛之地以制西域故自鄯善國治驩泥城去洛陽七千一百里北通車師前後王及車且彌旱陸蒲類條支是為車師六國北

與匈奴接前部西通者北道後部西通烏孫漢欲隔絕西域匈奴必得車師屯田伊吾焉耆治河南城去洛陽八千二百里東南與山離國接其餘危須尉黎龜兹姑墨温宿踈勒休修大宛康居大月氏安息大秦烏弋罽賓涉車于闐且彌諸國轉相通是秦為西域大月城去洛陽萬六千三百七十里其東南數千里通天竺天竺一名身毒俗與月氏同臨大水西通大秦從月氏南至西海東至盤越國皆身毒地又有別城數十置王而皆

揔名身毒其俗修浮圖道不伐殺弱而畏戰本傳曰西域郭俗造浮圖本佛道故大國之衆內數萬小國千而終不相兼并及內屬之後漢之姦猾與無行好利者犀守其中至東京時作謀滋生轉相吞滅習俗不可不慎所以動之哉西域之遠者安息國也去洛陽二萬五千里北與康居南與烏弋山離相接其地方數百西至條支馬行六千日臨海暑熱卑濕出師子犀牛犎牛孔雀卵大如瓮與西海接自安息西關西至阿蠻國三千四

百里自阿蠻西至斯賓國渡河西南至于羅國有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其南乗海乃通大秦或數歲月云大秦國一名黎軒在海西漢使皆自烏弋還莫能通條支者甘英踰懸度烏弋山離抵條支臨大海欲渡人謂英曰漢廣大水鹹苦不可食往來者逢善風時三月而渡如風遲則三歲故入海者皆賫三歲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具問其土風俗大秦地方數千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千戶為城郭别

置郵亭皆垩墍之有松栢諸木百草民俗力田作種植樹蠶桑國王髡頭而衣文繡乗輜軿白蓋山中出入擊皷有旌旗旛幟起宮室以水精為柱及餘食器王所治城周環百餘里王有五宮各相去十里平旦至一宮聽事止宿明旦復至一宮五日一遍而復還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民欲有言事者即以書投囊中王至宮散省分理其枉直各有官曹又置三十六相皆會乃議事王無常人國中有災異風不時節輒放去之而更求賢人

以為王者終無怨多金銀真珠珊瑚琥魄琉璃金縷罽繡雜色綾塗布又有細布或言水羊毛野蠶繭所作會諸香煎以為蘇合凡外國諸珍異皆出焉以金銀錢十當金錢一與天竺安息交市於海中其利十倍其民質直市無二價穀食常賤國內富饒鄰國使到其界首者乘驛詣王都至則廩以金錢及安帝元初中日南塞外檀國獻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又善跳丸能跳十丸其人曰我海西人則是大秦也自交州外塞檀國諸蠻

夷相通也又有一道與益州塞外通大秦人皆麤長大平正若中國人故云外國之大秦而其中國常自言是國一別其王常欲通使於漢奉貢獻而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故遮不得令通及桓帝建初中王安都遣使者奉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一通焉其長老或傳言其國西有弱水近日入所矣又云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西至大海人相連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終無盜賊驚而有猛虎師子遮食行者不有百餘人賫其器輒

害之不得過又言旁國渡海飛橋數百里所出奇異玉石諸物多譎恠不經故不述云西南極矣山離還自條支東北通烏弋山離可百餘日行而烏弋山離罽賔莎車于闐寧彌諸國相接逺者去洛陽二萬一千里近者萬餘里焉十二月甲子清河王慶薨謚曰孝王慶善為威容進止可觀自被廢黜常居慎密在宫省語不及外和帝為太子與慶相親入則共室出則同輿及即位政之大小與慶議之慶逾益畏慎夙夜戰慄每當朝會輙

服佚且常謂左右曰我誠一國王車馬器物亦足已矣内以論議外與說左右其一絕名此皆此類也初宗貴人冢上無祠堂慶每露祭未嘗不流涕和殤二帝崩慶常居倚廬哭泣哀慟遂以發病病困謂舅宋衍曰清河土地下濕欲乞骸骨於貴人冢傍下棺而已朝廷大恩猶當有屋宇子母并食魂靈不暴露死復何恨乃上書求葬於樊濯中貴人冢旁不聽慶將薨歎曰不惜死也但恨不見上為貴人報讎耳因泣不能自勝左右皆流

渉既覺使司空持節護喪事賜龍旗九旒虎賁百人儀
比東海恭王分清河封慶小子為廣川王

後漢紀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九百七十一 史部

後漢紀卷十六

晉 袁宏 撰

孝安皇帝紀下

永初元年春正月癸酉大赦天下青兖豫徐兾并六州民飢三月癸酉日有蝕之詔公卿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夏四月太傅張禹為安鄉侯太尉徐防為龍節侯司空尹勤為傅亭侯車騎將軍鄧隲為上蔡侯城門校尉悝為業侯虎賁中郎將弘為西平侯黄門

郎閭為西華侯食邑各萬户隲奉節親迎增封三千戸隲逃避使者詣闕上疏固辭乃許五月戊寅熒惑逆行守心本志以為後周章謀廢帝之應也立壽光侯並為北海王甲戌長樂衛尉魯恭為司徒是時詔書令得案驗薄罪恭上疏諫曰詔書憂萬人而郡國託言勞来貧民多為煩擾逮證一人有疑罪延及良人數十人上逆時氣妨廢農功案易消息四月乾卦用事經曰乾以美利利天下又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五月姤卦用事經曰

后以施命誥四方君以夏至之日止四方行者助陰氣也況於逮名考掠擾百姓哉月令孟夏斷薄刑謂正罪不欲令久繫不謂可考正罪法也故出輕繫明不欲拘之也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所變者唯正朔衣裳犧牲徽號器械而道不可變易者也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也又曰馴致其道至堅氷也言五月微陰起至十一月堅氷至也十二月中孚曰君子以議獄緩死可令疑罪皆詳議其法大辟之罪極盡冬

月乃斷其獄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報囚詔從之
爵太后鄧氏母新野君西羌叛車騎將軍鄧隲率師擊
之是時水雨屢降災虐並生百姓飢饉盜賊群起於是
策免太尉防司空勤太傅禹稱疾告退丙戌死罪以下
及亡命贖罪各有差庚寅太傅張禹為太尉太常周章
為司空十月倭國遣使奉獻初上立非大臣意也司空
周章謀誅鄧隲兄弟廢太后及上立平原王為帝事發
覺十一月丁亥司空周章有罪自殺潁川太守張敏為

司空十二月郡國十八地震李固曰地者陰也法當安靜今乃越陰之職專陽之政故應以震動太后攝政之應也騎都尉王仁將兵迎悝將吏還入塞遂棄西域都護任尚抵罪

二年春京師旱太后親幸洛陽獄省罪囚繫夏四月甲寅濮陽阿城中失火燒殺三千餘人冬十一月車騎將軍鄧騭與羌戰平襄羌詐降既而復叛侵掠邊郡吏民死者無數并凉遂虚十二月徵車騎將軍鄧騭還京師

遣使者迎拜騭為大將軍詔大鴻臚親迎中常侍郊勞
以乘馬束帛於是悝為執金吾弘為屯騎校尉閶為捕
兵校尉郎中潁川杜根與同署郎共諫太后不宜久攝
政太后怒以縑囊盛根於殿撲殺之共諫者皆以被撲
死根先知名司撲者陰共為意乃使執撲者不加力既
畢皆載出城外根以撲輕得免逃竄宜城山中為酒家
傭積十年餘酒家知其賢常厚遇之及鄧太后崩天子
知根等忠普告天下使録其子孫根乃自出公車徴轉

遷至濟陰太守以德讓為政移風易俗是歲郡國十地震

三年春正月庚子皇帝加元服大赦天下賜公卿以下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騎都尉任仁將兵討涼州三月京都飢人相食癸巳司徒魯恭以災異策罷恭再為宰相掾屬至卿大夫者數十人恭門下耆生或望恭為之論議恭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不有鄉舉乎終無所言學者受業必躬核問難道成然後謝遣之學者曰魯公謝

與議論不可虚得也謙退不伐有善終不自顯是以在位不以亮直稱自為三公常稱病不視事上輙遣小黄門問疾喻令強起者數矣至是遂稱疾篤賜錢二十萬年八十餘終於家賜至厚以兩子為郎弟丕字叔陵以篤學質直稱仕至侍中三老章帝初對策曰政莫先於從民之所欲除民之所惡先教後刑先近後遠君為陽臣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京師為陽諸夏為陰男為陽女為陰樂和為陽憂苦為陰各得其所則和調精誠

之所發無不感浹吏多不良在於賤德而貴功欲速莫能修長久之道古者貢士得其人者有慶不得其人者有讓是以舉者務力行選舉不實咎在刺史二千石書曰天工人其代之觀人之道幼則觀其孝順而好學長則觀其慈愛而能教設難以觀其謀煩事以觀其治窮則觀其所守達則觀其所施此所以核之也民多貧困者急急則致寒寒則萬物多不成去本就末奢所致也制度明則民用足刑罰不中則於名不正正名之道所

以明上下之稱班爵號之制定卿大夫之位也獄訟不息在爭奪之心不絕法者民之儀表也法正則民慤吏民凋弊所從久矣不求其本浸以益甚吏政多欲速又州官秩卑而任重競為小功以求進取生凋弊之俗救弊莫若忠故孔子曰孝慈則忠治姦詭之道必明慎刑罰孔子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以犯難民忘其死死且忘之况使為禮義乎丕後為青州刺史遷拜趙相門徒數百人吏民愛之趙王嘗欲避疾便時止於學宮丕

不聽王上書自言詔下丕丕上言曰禮諸侯薨於路寢大夫卒於適室死生有命本無偏旁可避者學宫傳先王之禮樂教化之處不宜妨塞之詔書從之丕每論難稱曰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不可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力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不勞而道術逾彰也夏四月丙寅大鴻臚夏勤為司徒以用度不足令吏人入錢穀為關内侯以上林廣成苑可墾闢者與貧

民五月丙申立樂安侯子延平為清河王六月烏桓冦代郡秋七月太后有疾左右請禱以人為代太后聞之怒即勅掖庭令何故有此不祥之言自令以後祀但謝過而已不得復有此言冬十月南單于擅叛行車騎將軍大司馬何熙將兵征擅擅降十二月辛酉郡國九地震有星孛于天苑

四年春二月匈奴冦常山於時西北有事民飢國用不足大將軍鄧騭欲棄涼州專務北邉曰譬家人衣壞取

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公卿皆以為然郎中虞詡說太尉張禹曰若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禹曰奈何詡曰先帝開土闢境而今棄之此不可一也棄涼州即以三輔為塞園陵單外此不可二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臣出涼州土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不過三輔為腹心之害者以涼州在其後也涼州士民所以推鋒執鋭蒙矢石於行陣不避危亡父死於前子戰於後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

也令推而捐之割而棄之庶人安土不肯遷徙必引領而怨曰中國棄我於夷狄雖赴義從善之人不能無怨恨卒然起謀以圖不軌因天下之飢弊乗海内之虚弱豪傑相聚量才立帥驅氐羌以為前鋒席卷而東雖賁育為卒太公為將猶不能當如此則函谷以西園陵舊京非復漢有此不可三也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疽食浸淫而無限極也禹曰意不及此微君大計幾敗然則計將安出詡曰所憂與明公異恐凉州一旦有

嚚逑之變宜且羅其雄傑收其冠帶引其牧守子弟於朝令諸府各辟數人外以勸其勤內以散其謀計之長者從之俄而詡遷朝歌長時朝歌多盜賊連年不解親舊皆勞弔之曰得朝歌可哀也詡笑曰難者不避易者必從臣之節也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堅利此乃吾立功之秋怪吾子以此相勞也詡謁河內太守馬稜稜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乃在朝歌甚為君憂之詡曰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溫飽耳明府未以為憂稜曰何以言之

對曰賊去敖倉不過百里不知取以爲粮青兾流人前後連屬不知畧以爲衆出入河山守阨塞此爲斷天下之右臂今則不然此無大計之効也於是詔悉罷戎兵而設方畧即時皆平乙亥詔曰自建初元年徙邊者各歸本郡没入爲官奴婢者免爲庶人三月西羌冦漢中戊子杜陵園火夏四月丁丑大赦天下新野君有疾太后與上親幸其第宿止連日太尉張禹司徒夏勤司空張敏固諫乃還甲戌新野君薨太后制齊線上緦麻贈

送之禮一依東海恭王司空持節護喪事隲等皆棄官行服服除有司奏隲等復輔政固請乃止非朝廷大議未掌元初中悝弘閶並卒未大歛天子並封爵太后輒不許太后上制服新野君贈賵甚厚使九卿護喪事悝子廣宗襲爵為業侯弘子廣德為西平侯封京子寶為安陽侯隲子鳳為侍中初都護任尚致鳳馬及尚坐事檻車徵鳳懼其及已私屬中郎馬融宜在臺閣事發覺鳳先自首隲乃髡妻及鳳上疏謝罪新野君薨後太后

崩上見白首者未嘗不流涕宗族耆老皆加親禮讀書至孝子事親喪親之禮常廢書嘘欷太后久執朝政從子樂安侯康内懼盛滿數上書諫宜崇公室抑損私權言甚切至太后怒康乃託病不朝太后使家舊往問之初外給使以宮中婢年長者為中夫人因自以通康曰汝非我家婢也何自謂中夫人婢聞之怒因言託病不遜遂免康官遣歸國絶康屬籍

五年春正月庚辰朔日有蝕之本志以為正旦王者聽

朝之日也是時太后攝政天子守虛位不得行其號令蓋陽不克之象也乙巳太尉張禹以災異策罷閏月戊戌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及至孝與衆卓異者冬謁者劉珍上言曰竊見永平初虎賁中郎將梁松言皇太后宜入廟與陛下交獻以彰至孝之心孝明皇帝務遵經典使公卿博士議時太傅鄧禹奏宜如松言光烈皇后於是入廟惟皇太后聖德通靈與神合契宜入宗廟如光烈皇后故事率禮復古垂示萬代

事下公卿議僉曰宜如珍言

六年春正月甲寅皇太后初親祭於宗廟與皇帝交獻大臣命婦相禮儀夏四月乙亥司空張敏以久病策罷太常劉愷為司空五月丙寅群吏復秩賜爵有差丁卯封鄧禹馮異等後九人為列侯六月辛巳大赦天下丙申河東水變色皆赤如血本志以為鄧太后攝政之應也

七年春郡國十八地震夏四月丙申晦日有蝕之

元初元年春正月甲子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篤癃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貞婦人帛一匹三月己卯日南地坼長一百餘里夏四月丁酉大赦天下詔三公卿士舉敦厚質直各一人九月辛未大司農司馬苞為太尉冬十月戊子朔日有蝕之是歲郡國十五地震高句麗王宫數寇幽部是歲宫死玄菟太守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遼東樂浪三郡兵出擊之議者以為可許尚書陳忠曰前者宫傑惡光不能討今自死宜遣使者弔問

因責讓宮時所犯告以赦令不加誅責取其後善從之句麗由是服焉

二年春以郡國被災賑粟貧民自上即位至于是年頻有水旱之災百姓飢饉每歲遣使者開倉廩賑飢民三月癸亥京都大風拔樹夏四月丙午立皇后閻氏河南滎陽人暢之女也暢有五男二女長男顯及衛景曜昆長女迎次姬即后也以選入掖庭為貴人有寵立為皇后暢為長水校尉太尉司馬苞甍秋七月西羌犯境右

扶風太守种暠南安太守杜佐擊之皆被害九月壬午晦日有蝕之冬十月郎將任尚將兵屯三輔懐令虞詡說尚曰使君奉國威靈討捕叛羌兵出已久而未有伏誅者三州屯兵二十萬民棄農桑户無聊生於此上聞誠竊危之尚曰憂惶久矣不知所出詡曰兵法弱不攻强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騎馬尤良一日之間行數百里来如風雨去如絶絃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故所以曠日而無功也為君計者莫如罷諸郡兵令二十

人共市一馬民出數千錢得免介冑去行伍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便民利事大功必立尚從之大破羌戎餘種悉降上問何從發此計尚表之受於懷令虞詡由是知名詡有將帥之任乃遷武都太守羌數千人於陳倉殽谷欲遮道擊詡詡乃宣言上書請兵兵至乃發虜聞之將謂實然乃晨夜進道時冬月多雪使騾驢居首人隨其後日行百五六十里勑吏士人作兩竈日增之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

日行三十里而戒不虞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多吾少勢不相敵緩行即為虜所及故兼道取疾若舌之避齒耳虜見吾竈多謂郡兵来迎追吾必遲孫臏見弱吾欲見强勢固不同也詡既到郡兵不滿三千人虜衆萬餘人攻赤亭詡便出戰勑曰吾言强弩發於是小弩先發虜以為弩力極不能至即皆觧弛乃使强弩射之發無不中虜前行潰乗勝追之殺百餘人詡謂掾吏曰何如皆謝曰所不及明日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

易衣服四轉無已虜不知其數謀將退詡乃分數百兵險要處設伏虜果引去迎擊大破之於是羌畏服武都遂安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民三千餘戶郡以富實冬十一月庚申郡國十一地震十二月庚戌司空劉愷為司徒光禄勲袁敞為司空

三年春二月郡國十地震夏四月壬寅封皇后父閻暢為北宜春侯冬十一月丙戌初聽大臣行三年喪郡國九地震

四年春二月乙巳日有蝕之九江太守以聞乙卯大赦天下壬戌武庫火夏四月戊申司空袁敞薨敞字升平少有節操及在朝廷廉潔無私坐子與尚書郎張俊交通漏泄省中語策罷敞不阿權勢失鄧氏旨遂自殺朝廷隱之敞死葬以公禮復位其子五月丁丑太常李咸為司空

五年秋七月丙子詔有司由舊令崇節儉嫁娶送終不得奢侈八月鮮卑冦代郡是歲郡國十四地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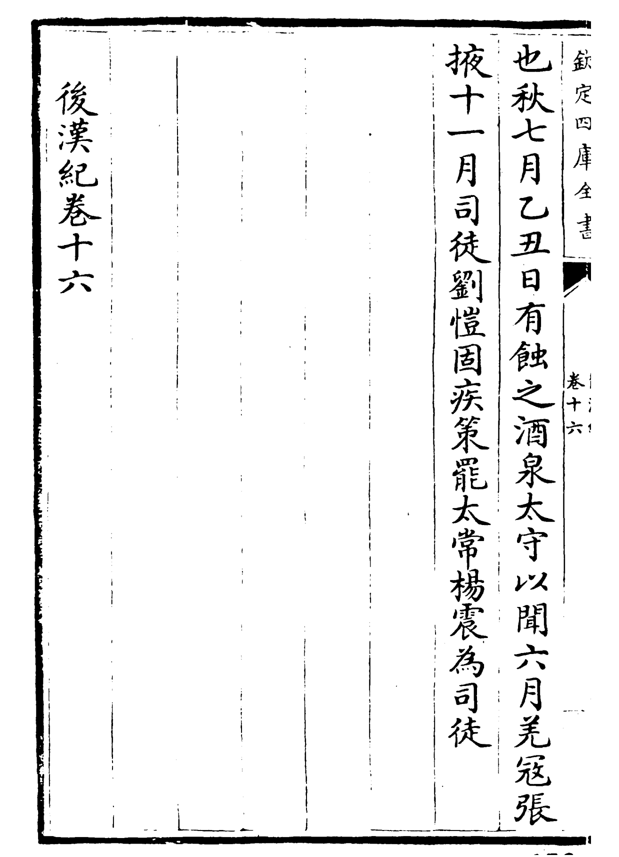
六年春正月乙巳京都郡國三十二地震水泉湧出壞城郭室舍壓殺人三月庚戌初祀六宗於國北儀比大社夏五月京師旱七月鮮卑入塞冬十二月戊子朔日有蝕之郡國八地震是歲北單于與車師後部王攻燉煌長史索班殺之遂略有北道逐太守曹宗宗請兵擊匈奴報索班之耻因復取西域司空班勇議曰愚以為邊境者中國之脣齒脣亡則齒寒其理然也先帝命將征伐曠引年歲然後西域內屬邊境獲安宗不度當時

之宜自見有喪敗之負欲舉兵荒外以要功名是為始
禍倡兵其患難量也今府藏未充而當遠出師師無後
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内臣愚以為不可許燉煌
郡舊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置之西域長史屯蘭樓蘭
樓西當焉耆龜兹是則周遊一處而所制者多也公卿
皆從勇議勇習邊事有籌策於是以勇為西域長史頃
之勇發鄯善車師前部王兵擊後部王大破之捕得後
部王匈奴使者將至索班所没處斬之傳首洛陽

永寧元年夏四月丙寅立皇子保爲皇太子大赦天下賜公卿已下金帛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癃篤不能自存者人粟三斛貞婦人帛一匹已已立濟北王子萇爲樂城王立河間王子翼爲平原王萇驕淫失度冀州刺史舉奏萇罪至不道尚書侍郎岑宏議以爲非聖人不能無過故王侯世子生爲立賢師傅以訓導所以目不見異耳不聞非能保其社稷高明令終萇少長藩國内無過庭之訓外無師傅之道血氣方剛卒受榮

爵樊儵生過遂陷不義臣聞周官議親惷愚見赦萇不殺無辜以譴訶為非無赫赫大惡可裁削奪損其租賦令得改過自新革心向道詔貶萇為臨湖侯

袁宏曰昔王侯身能衣而宰設服足能行而相者導進口能言而行人稱辭閑之有禮輔之有物少而習之長而不改和睦之性與教而淳淫僻之心無由得生若縱而任之不為師保恣其嗜慾而莫之禁禦性氣既成不可變易情意流蕩不可收復故動之凶德而國殄身亡



也秋七月乙丑日有蝕之酒泉太守以聞六月羌冦張
掖十一月司徒劉愷固疾策罷太常楊震為司徒

後漢紀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九百七十二 史部

後漢紀卷十七

晉　袁宏　撰

孝安皇帝紀下

建光元年春正月高麗冦玄菟二月辛亥大赦天下三月辛巳皇太后鄧氏崩癸未大斂封大将軍隲為上蔡侯丙子葬和熹鄧后初上少號聰明故太后立之後有不可意上乳母王聖知之見太后久不歸政恐有廢置意中常侍黄門郎李閏為上伺候及后崩因言鄧悝兄

弟嘗從尚書鄧防取廢帝故事謀欲立平原王為帝五月庚申有司奏故金吾悝屯騎校尉弘步兵校尉閶大逆無道宜追奪爵土以明褒貶遂免悝子廣宗弘子廣德等爵宗族皆免歸本郡以隲不與謀徙封沙羅侯行道為郡縣所逼隲與鳳自殺廣宗隲從弟遵約皆自殺唯廣德母與閻后同產故得免以樂安侯康賢而有行徵為太僕卿初河間孝王子蠡吾侯翼與諸王子朝京師鄧太后善翼之為人也封翼為平原王因留京師及

太后崩上以翼謀圖不軌竊窺神器乃貶翼復蠡吾侯

封中常侍李閏江京為列侯賞發鄧氏之謀也大司徒

朱寵隲之所舉乃肉袒輿櫬上疏曰和熹皇后聖善之

德為漢文母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宗廟有主王室是賴

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外戚無與為比當享積善之

祐宜蒙謙約之報橫以宮人單辭事不可信隲等父母

羣從不以壽終尸喪流離逆天威人宜皆還葬寵其遺

孤以答亡魂安帝初天災疫百姓飢饉死者相望盜賊

群起四夷反叛隲等崇節儉罷力役推賢進能盡心王室故天下頼以復安乃被誅責其事闇昧衆庶多稱其冤上既聞之又感寵之言乃切詔州郡還隲等喪葬以舊塋使使祠以中牢諸從兄弟歸京師

袁宏曰夫吉凶由人而存亡有地擇地而處君子所以無咎也長木之標其勢必顛勢極故也勢極則受患故無全物焉然則貴盛之極傾覆之所由也外戚則尤甚焉得之不以至公宰割之日久也夫人君之勢非不高

且極也置君於無過之地萬人莫之計人臣則不然比肩而立相與一體也操大權于天下萬物之所惡也周公且猶狼狽而況其餘乎夫憑寵作威以取傾覆理用等矣若乃推心向善而不免闇昧之誅所處之地危也死而不異二者自處之道然未達擇地之方昔楚人三世殺其君將立王子搜搜逃之丹穴楚人承以王輿燻之以薪乃出故曰王子搜非惡為王惡其為巳患也然則外戚之患也非徒一巳燋爛而歷代貴寵未有不患

其為患豈不哀哉戊申有司奏尊清河王為孝德皇帝左姬為孝德皇后宋貴人為敬隱皇后左姬犍為武陽人父坐事姬與姊妹俱入掖庭和帝特詔分宮人賜諸王以姬為清河孝王姬有令色王絶重之生孝安帝於是天子始親萬機尚書陳忠以為首政之初宜徵天下隱逸乃詔公車以玄纁徵南陽馮良汝南周燮皆稱疾不至良字君卿少為縣吏從尉迎督郵良耻厮役因毀其車馬壞其衣冠絶迹遠遁妻子見敗車壞衣皆以猛

獸所食遂發喪制服良至犍為從師受業十餘年還鄉里雖處幽闇必自整頓非禮不動鄉里以為師舉賢良方正敦朴皆不行變字彥祖敦詩書非法不言所與交游者不過數四人室家相待如賔客化行鄉黨舉孝廉茂才公車再徵皆不就上新聽政開諫諍路尚書陳忠以直言為名而人主不能容乃上書通廣帝意曰臣聞人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言忠臣盡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誅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孝文嘉袁盎人

豕之喻世宗納東方朔宣室之正孝元容薛廣德自刎之諫陛下崇寛厚之德推宋景之誠引咎責躬咨訪羣吏言事者新蒙採録顯列二臺必承風而靡爭効切直如有管闚愚見妄陳得失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宜優游寛容以遵四帝之緒也秋七月己亥大赦天下八月甲子故司徒劉愷為太尉九月戊子上幸衛尉馮石上寶劒玉玦冬十二月丙申乃還宫己丑郡國三十五地震壊城郭壓殺人本志以為安帝不明宫人與王聖專

權之應也鮮甲冠玄菟庚子絶大臣行三年喪尚書陳忠上疏曰昔先王孝治天下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至於庶人尊甲貴賤其義一也夫人生三年乃免父母之懷先聖緣情著其節制故曰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周室陵遲禮制衰廢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惟罍之耻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耻也髙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建武初撥亂之世國政草創人倫未厚鮮循三年之

喪以報顧復之恩禮義之廢實由於此然仁道無遠弘之即是故籍田之科起於太宗孝廉之貢發於孝武郊祀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序備於永平大臣送終于今乃章聖功美業於是乎在孟子有言老以及老幼以及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臣子之心則海内群生各得其所上不從

袁宏曰古之帝王所以篤化美俗率民為善者也因其自然而不奪其情民猶有不及而況毀禮止哀滅其天

性乎冬十月羌寇張掖武威十二月高句麗圍玄菟
延光元年春夫餘王遣兵助玄菟使貢獻三月丙午大
赦天下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篤𤸇不能自
存者粟人三斛貞婦人帛三匹夏四月京師地震癸巳
司空陳褒以災異免於是猶有風雷之變有司復以追
咎三公尚書僕射陳忠上書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
君以忠故天子三公入則參議政事出則司察群后然
王者虚巳待以殊禮在輿為軾在坐為起漢興舊事丞

相所揔靡有不聽令之三公有古之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之任重於三公凌夷已來其漸久矣近以地震策免司空今言者復欲切讓三公以觧天意臣愚闇竊信宋景克己之誠孝成皇帝時妖星守心納貢麗之説令丞相方進自裁卒不蒙其福以此況之是非之分其可詳見今尚書奏事有所請造及決天下罪法不依故事者宜使左右責求其意割而勿聽上順古典之義下防威福之專置方圓於規矩審輕重於權

衡誠國家之典萬國之法也忠意在襃崇大臣待下以禮九卿疾病使者臨問加賜錢帛皆忠之議也遷尚書令司隸校尉初忠父太尉寵守正不事諸鄧故忠不得志於其門及鄧氏被誅衆庶多寃之而忠數上書陷成其惡奏劾司農朱寵太子之廢諸名臣来歷等守闕固爭忠又劾奏當世以此譏忠五月庚戌宗正劉授為司空秋七月癸卯京師地震庚申高句麗王乞降八月羌寇凉州戊子陽陵寢殿火本志曰棄法律逐大臣殺太

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謂火失其性而為災也今發於先陵此天子將變象也若曰不當厤太子以自翦如火不當害先陵之寢也辛卯黃龍見九真九月戊申郡國二十七地震冬十月鮮卑寇鴈門定襄十一月鮮卑攻九原

二年春正月燉煌太守張璫上書陳邊事曰臣在京師亦以為西域宜棄今親踐其土地乃知棄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謹陳西域三策今北虜呼衍王等展轉蒲類

奏海左右可發張掖酒泉屬國之吏士義從合三千五百人集崑崙塞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部供其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亦不能則棄交河城放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耻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絕漠窮其虜庭當斯之時黥首隕於狼

望之北山中國弊於廬山之壑府庫殫竭杼軸空虛筭至車船貲及六畜夫豈不懷慮久故也遂規酒泉燉煌四郡以隔兩羌開三十六國妻以公主以斷其右臂是以單于孤特竄遁遠藏至於宣元遂備蕃臣關徼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洽西域内附日久區區東望叩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北虜財賄益增膽勢益張威臨南羌與

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逼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貲之費發矣今議者但念西域絶遠恤之煩費不見先世苦心勤勞之意方今邊郡守禦之具不精内郡武衛之備不修燉煌孤隅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出無慰勞民吏外無威示百蠻辟國盛土經有明戒臣以為燉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三十六國建屯益兵宣揚雷風奠以折衝萬里震怖匈奴於是從之夏四月戊子爵乳母王聖為野王君聖女婿劉瓌為朝陽侯

司空楊震詣闕上書曰臣聞高祖與群后約非功臣不得封攻城野戰棄身沙漠降服百蠻不羈之虜然後得受茅土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所以別親疎殊適庶尊國體重繼嗣防淫篡絶姦謀百王不易之道天子不專封封有功諸侯不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德但以配阿母女既忝位侍中一時之間超至封侯稽之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諠譁百寮不安臣誠知言與罪俱辭與辜會忝當台翰之任故不敢不盡言之上不從又為

阿母起第舍震復上疏曰臣聞古者三年耕有一年之儲九年耕有三年之儲故堯之遭洪水民無菜色傳曰國無三年之儲非其國也故豐年知禮凶年減除臣伏念災害發起彌以滋甚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羌虜抄掠二邊雲擾戰鬬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恒不足給殆非社稷安寧之術伏見興起津城門内第舍雕繕之飾窮極巧妙使者將作轉相逼促盛夏土王攻山採石百姓布野農民廢業臣聞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

則叛怨叛之民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上不從冬十月辛未太尉愷久病罷司徒楊震為太尉是時京都郡國三十七地震

三年春二月丙寅上與太子行幸泰山復濟陽令年田租戊子鳳凰集濟陽賜見者帛二十匹鳳凰所過亭部無出令年租賜天下男子爵二級壬辰祠五帝于汶上明堂戊戌祠孔子于闕里及七十二弟子遂幸東平魏郡河内壬戌太尉楊震策免初河内人趙騰詣闕上書

陳得失收考治詔下獄震隱其狂直上疏曰臣聞堯舜之朝設直諫之鼓誹謗之木蓋欲闢廣四門開直言之路轉采負薪盡賢愚之情也乞全騰性命以納芻蕘之言不從騰竟死於都市中常侍樊豐等由是共稱譖震騰死之後深用怨懟乃策免收震印綬遣歸本郡到洛陽沈亭震顧諸子謂門人曰人非金石死者士之常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樊豐之狡猾而不誅惡孽女王聖之傾亂而不能禁知帑藏虛竭賞賜不節而不能實何

面目見日月身死之日但雜木為棺勿漆布單衣才足葢形勿歸塜次勿設祭祀遂仰鴆而死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博學無所不究數十年不應州郡之命衆人謂晚暮而震志業愈篤年過五十乃應州郡之命大將軍鄧隲聞而辟之以為賢舉茂才累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君知我知天知地知何故無知密慙

愧而出震言行不媿於心皆此類也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諫令為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曰清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貴乎及為公卿敦古守朴推其誠心每言事不為文辭意在匡主疾姦而已子秉以義正知名

袁宏曰夫生而樂存天之性也困而思通物之勢也愛而効忠情之用也故生苟宜存則四體之重不可輕也困必宜通則天下之欲不可去也愛必宜用則北面之

節不可廢也此三塗者其於趣舍之分則有同異之辨矣統體而觀亦各天人之理也是以君子行已業必所託焉古之道術有於此者夷明隱困而不耻箕子之心也璩寗聞其風而悦之舍否之通利見大人微子之趣也叔孫通聞其風而行之諫以弼君死而不貳比干之志也楊震聞其風而守之此數賢者雖行其所聞殉託不同皆終始之道而不内愧於心者也是以聖人知天理之區别即物性之所託混衆流以弘通不有滯於一

方然後品類不失其所而天下各遂其生矣然君子之動非謀於衆也求之天地之中款之胷懐之内茍當其心雖殺身糜軀未為難也茍非其志雖舉世非之而不沮也夏四月戊辰光禄勲馮石為太尉五月南單于左尸逐燒當郡部扶渠當等反秋八月辛巳大鴻臚耿珍為大將軍戊子麒麟一白虎二同見陽翟九月丁酉廢皇太子保為濟陰王太子嘗有疾避于野王君王聖第太子乳母王男厨監邴古與中常侍江京樊豐及聖永

等爭言相是非遂誣譖男等皆幽死獄父母妻子徙日南太子思戀男等數為歎息聖永懼有後患乃與京豐共譖構太子是時閻后寵盛京豐媚於閻顯等信之遂與后共助毀太子上名大將軍公卿議太子應廢白大將軍耿珍等事不宜奉嫡嗣太常桓焉太僕来歴廷尉張晧曰邴古等所議謀太子不知經說年未十五過惡不在身太子少宜選忠良師友輔以禮義廢置重事此誠聖思所宜詳審上使中常侍奉詔脅諸大臣大臣皆

失色來歷獨固爭之上乃免歷官削爵土是日太子廢於是光禄勲祝諷中郎將閭丘弘符節令張敬大中大夫第五頡中散大夫曹成諫議大夫李泰羽林右監孔顯治書侍御史龍調衞尉丞樂闈城門司馬徐崇開封人鄭安世等守闕上書訴太子之冤癸巳令天下死罪減一等徙邊戍亡命贖罪者各有差辛亥黄龍見歷城庚申晦日有蝕之冬十月壬午鳳皇見新豐本志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龍蛇之孽又曰視之不明是

謂不哲時有羽蟲之孽鳳皇者陽明之應也故非明王則隱而不見凡五色大鳥似鳳皇者多為羽蟲之孽是時上信讒免楊震廢太子不哲之異也丁亥行長安祠陵廟十二月乙未黃龍見琅邪是歲京師郡國二十二地震

四年春正月壬午黃龍二麒麟一見濮陽三月戊午朔日有蝕之庚申上幸宛當祠章陵覺體不安乙丑疾篤自宛還徵濟北河間王子年十四已下七歲已上詣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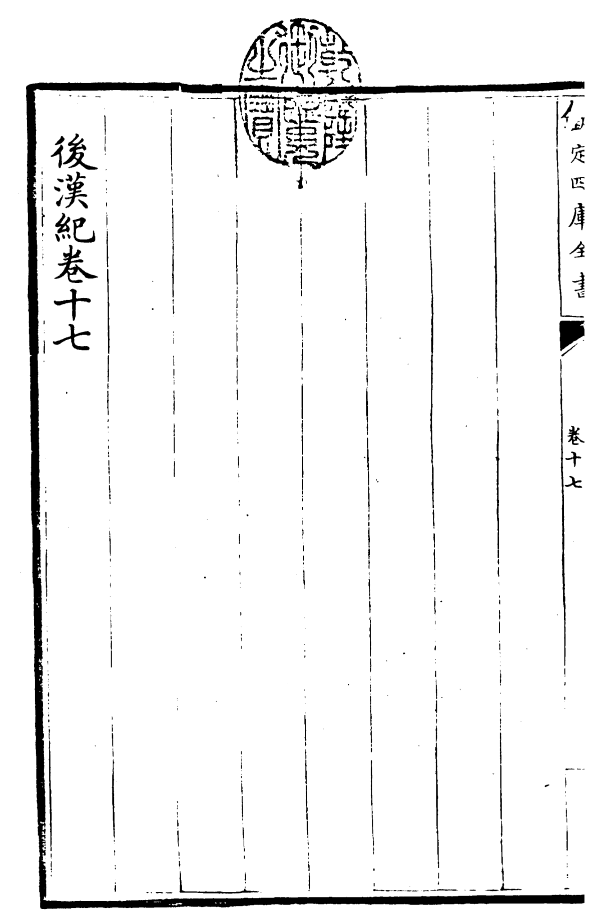
師進號皇后母北宜春夫人為滎陽君丁卯帝崩於葉不發喪庚午還宮辛未乃發喪皇后與兄閻顯謀以所徵濟北王子北鄉侯懿為帝嗣以閻顯為車騎將軍乙酉北鄉侯即皇帝位太后臨朝夏四月丁酉太尉馮石為太傅司徒劉喜為太尉參錄尚書事故司空李郃為司徒有司奏大將軍耿珍中常侍樊豐野王君王聖女永下獄誅己酉葬孝安帝於恭陵六月己巳大赦天下冬十月丙午蜀郡越巂山崩殺四百餘人辛亥北鄉侯

薨車騎將軍閻顯中常侍江京等謀曰前不用濟北王今立之後必怨人乃言於太后徵濟北王河間王子將以為嗣初太子之廢居于德陽殿西鐘下中常侍黄門孫程王成王國等常懐憤懣謀欲立之以告中常侍侯生李閏殺中常侍江京陳達劉安於省門之外王成以劒脅李閏曰太子之廢天下咸怨今北鄉早薨安帝無嗣太子聰明天將啓之從我乎閏許諾成乃與閏列尚書將僕射以下到西鐘下立濟陰王為皇帝時年十一

升雲臺召百官顯聞帝立懼不知所為小黃門樊登曰何不發兵擊之顯以太后詔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郎將閻景將兵屯平朔門登引詩等入省顯謂詩曰濟陰王立非皇太后意璽綬在此茍盡力効功封侯可得太后使授詩等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李閏者五千戶詩等皆許諾卒被召所將吏士少顯使詩與登迎吏士于左掖門外詩因歸營知事將敗乃格殺登閻景歸衛府收兵將欲作亂是時尚書郭鎮勒兵詣闕遇景於

公車門鎮下車詔景景以刃斫鎮鎮抽劍斬景戊午使御史詣崇德殿收顯等親族下獄誅妻子徙日南初上之廢閻后豫馬議郎陳禪議以為太后與上無母子之恩當廢群臣咸以為宜司徒掾周舉說司徒李咸曰昔瞽瞍常欲殺舜舜事之逾謹鄭武姜謀殺莊公秦始皇與母隔絶感考叔茅焦之言修復子道斯皆前世之迹書傳之所美也今諸閻新誅太后前宫恐悲生疾如從禪議若有變異後世歸咎明公不刋之事也以聞上從

之丁卯以王禮葬北鄉侯辛巳封孫程王國等十九人為列侯司空劉授以阿附惡逆免十二月詔曰朕以不德纂承洪緒令陰陽不和疾疫為害思聞忠正以匡不逮其令三公卿士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楊震門下人訟震之冤天子嘉震之忠除二子為郎賜錢二十萬以禮改葬之日有大鳥翼廣一丈三尺集于柩前低頭淚出衆人莫不驚覩葬畢飛而冲天甲申少府陶敦為司空



後漢紀卷十七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　謙

謄録監生臣程蓮孫

謄録監生臣劉　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後漢紀卷十八 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後漢紀卷十八

晉 袁宏 撰

孝順皇帝紀上

永建元年春正月甲寅大赦天下賜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篤癃不能自存者粟人五石貞婦人帛三匹辛未皇太后閻氏崩辛巳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以阿黨權免司徒李郃以疾疫策罷二月甲申葬安思閻皇后丙戌太常桓焉為太傅大鴻臚朱寵為太尉長樂少府朱

張為司徒凡三公居位或不書史失之也封尚書郭鎮
為定頴侯是時司隷校尉虞詡糾正邪枉無所廻避中
常侍張防等專權縱肆詡奏免之防遂譖訴詡等作威
福帝怒下詡獄浮陽侯孫程祝阿侯張賢等知詡以忠
獲罪乃相率請詡上引見之程賢曰陛下始與臣等造
事之時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即位而自為何以非先
帝乎司隷校尉虞詡為陛下盡忠無所廻避反拘繫常
侍張防贓罪明正陷構忠良今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

姦臣宜急出詡收防送獄以塞天變時防直上後程叱防曰姦臣張防何不下殿即趨東廂上召問諸尚書尚書賈朗素與防善遂諷尚書奏詡會赦以贖罪免死秋九月有司奏浮陽侯孫程祝阿侯張賢為司隸校尉虞詡訶叱左右謗訕大臣妄造不祥干亂悖逆王國等皆與程黨久留京都益其驕溢詔免程等徙為都梁侯程怨恨封還印綬更封為宜城侯冬十月辛巳天下囚減死一等徙戍邊亡命贖罪各有差丁亥司徒朱倀以疾

疫罷司空陶敦有罪免光禄勲許敬為司徒廷尉張皓為司空甲辰詔曰朕以不徳統承大業虐氣流行厲疾為災重以水潦秋稼漂没每州郡所出惻然自刻其令當輸今年租者一切勿責

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遼東三月戊申詔徴南陽樊英江夏黄瓊會稽賀純廣漢楊厚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也隱居教授受業者自四方至安帝時博士公車徴皆不至及於是時又固辭疾篤乃詔郡縣禮致之英既至天

子為設壇席延問得失即拜五官中郎將遂稱疾篤賜告歸復追下詔以光祿大夫居所在縣賜穀千斛常以八月存問高年時致羊酒如前世故事英辭讓不受有詔喻旨勿聽英居家有法度篤於鄉里自陳寔之徒少時從英英常病卧便坐妻遣婢拜問疾英下牀答拜寔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又有鄰人子止英家每醉呴呼曰其父臨死以相委屬故收養之寔常以此稱焉公卿大臣多薦江夏黃瓊之賢於是公車徵

瓚至即稱疾不進有司劾以不敬詔下縣次引致瓚不得已前就徵拜侍中賀純楊厚亦篤行士夏六月乙酉改殯皇妣李氏追尊曰恭愍皇后初皇妣以宫人得幸於安帝而生上閻后妒之賜鴆死於城北上即位左右以聞上噓唏發哀乃親到瘞所號咷斷絶秋七月丙戌朔日有蝕之西域長史班勇請兵擊焉耆漢發河西四郡兵三千人詣勇燉煌太守張朗有罪欲以功自贖即便宜領諸郡兵出塞初勇發諸國兵使龜兹鄯善自南

道入勇將諸郡兵率車師六國兵自北道入會張朗乃要徑自尉黎入馬耆王請降於朗既而不出漢兵罷還馬耆王卒不加誅漢以兩將不和皆徵免故勇不論

三年春正月丙子京師漢陽地震屋壓殺人乙未詔曰京都地動漢陽尤甚加以比年民饑夙夜祇懔群公卿士其深思古典有以消災復異救此下民忠信嘉謀靡有所諱其勿收漢陽今年田租秋七月丁酉茂陵園火九月鮮卑冦漁陽十二月乙亥太傅桓焉以辟召非其

人免

四年春正月丙寅大赦天下丙子帝加元服賜公卿已下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篤癃不能自存者帛人一匹五月漢陽都尉獻大珠詔曰海内有災太官減膳都尉不宣揚本朝而獻珠求媚令其封還

袁宏曰夫飢而思食寒而欲衣生之所資也遇其資則粳粮緼袍快然自足矣然富有天下者其欲彌廣雖方丈黼黻猶曰不足必求河海之珍以充耳目之玩則神

勞於上民疲於下矣夫萬物之性非能自止也上之所為民之凖的也今以不止之性而殉凖的於上是彌而開之使其侈競也古之帝王不為靡麗之服不貴難得之貨所以去華競以嘿止喧也夫上苟不欲則物無由貴物無由貴則難得之貨息難得之貨息則民安本業民安本業則衣食周力任全矣夫不明其本而禁其末不去其華而密其實雖誅殺日加而奢麗逾滋矣秋八月丁巳太尉朱寵司空張晧以陰陽不和免癸酉大鴻

臚罷參為太尉太常王龔為司空冬十一月司徒許敬
策免宗正劉俊為司徒朱寵字仲威京兆杜陵人也初
為潁川太守表孝悌儒義理冤獄撫孤老功曹主簿皆
選明經有高行者每出行縣使文學祭酒佩經書前驅
頓止亭傳輒復教授周旋阡陌觀課農桑吏安其政民
愛其禮所至縣界父老迎者常數千人寵乃使三老御
車問人得失百姓翕然治甚有聲寵以正月歳首宴賜
羣吏問公曹吏鄭凱曰聞貴郡山川多產奇士前賢往

哲可得聞乎對曰郜郡炳嵩山之靈受中岳之精是以
聖賢龍蟠俊乂鳳集昔許由巢父恥受堯禪洗耳河濵
重道輕帝遁世高峙樊仲父者志潔心遐恥飲山河之
功賤天下之重抗節參雲公儀許由俱出陽城留侯張
良奇謀輔世玄算入微濟生民之命恢帝王之略功成
而不居爵厚而不受出於輔成胡元安體曾參之至行
履樂正之純業喪親泣血骨立形存精誠洞於神明雉
兎集其左右出於潁陽彪義山英姿秀偉逸才挺出究

孔聖之房輿存文武於將墜文麗春華辭蔚藻繢出於昆陽杜伯夷經學稱於師門政事熈於國朝清身不苟有於陵之操損己存公有公儀之節以榮華為塵埃以富貴為厚累草廬蓬門藜藿不供出於定陵寵曰太原周伯況汝南周彦祖皆辭徵聘之寵隱林藪之中清邁夷齊節擬古人恐貴郡之士未有如此者也凱對曰比二賢但讓公卿之榮耳若許由不受堯位樊仲父不屈當世以此準之不以遠乎寵徵入為大鴻臚拜太尉自

為宰相數抗直言雖為三公卧布被僅能覆身食脫粟米藜藿不厭子弟同衣而出并日而食將薨遺其子曰吾本寒賤諸生才非周幹横受朝恩位過其任不能竭身報國負責深重身没之後百僚所賻贈一無所受素棺殯殮疏布單衣無設紱冕殮畢便以所有車牛夜載喪還鄉里勿告群僚以密静為務許敬字鴻卿汝南平輿人也為吏有誣君者會於縣令坐敬拔刀斷席曰敬不忍與惡人連席由是知名舉茂才除南昌令以土地

卑濕不可迎親親老則棄官歸供養辟司徒府稍遷江夏沛相自光禄勲入為司徒敬以臧否為己任仕於和安之間當竇鄧閻氏之盛直道而進無所屈撓三家既敗多所染汙者敬居然自適引謗不及己當世以此奇之

五年春正月疏勒大宛莎車王遣使貢獻夏四月京都旱冬十月丙寅天下繫囚皆免死一等徙邊戍

六年無事

陽嘉元年春正月乙丑立皇后梁氏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后梁商女也初梁竦中子雍生商商襲父爵為乘氏侯商生三男四女長曰冀次曰不疑次曰蒙長女田次姬即后也次阿重后生有光影之祥及長好史書治韓詩大義略舉以列女圖常在左右宗族中外咸敬異焉商謂諸弟子曰我先人鎮撫西河全濟生民使免虎口之害所活者不可勝數而大位不究夫積德之報不及其身必流

福子孫當因此女興邪選入掖庭相工茅通見之驚曰此所謂日角偃月相之極貴臣未嘗見之於是以為貴人拜商侍中屯騎校尉貴人有寵從容言於上曰陽以博施為德陰以不專為義螽斯之福則百祚之興也願陛下思天行之普達均貫魚之次序使小妾得免罪謗之累於是上愈嘉之親寵益固三月庚辰大赦天下夏四月有司依舊制加商位特進增國土商上書讓曰祿命過厚受祖考多福又託日月末光以斗筲之材乘

君子之器懼有負乘之累不守歷世之榮誠不如舊制與左賢同科書十餘上帝輒敦喻之商又上書讓校尉曰臣託椒房被蒙榮寵兼官二職非材所堪受寵戰慄驚懼惶戚不遑寧處披露赤誠敢遂狂狷謹上屯騎校尉印綬上乃許焉以特進就第賜安車駟馬頃之拜執金吾冬十月望都狼食數十人本志曰言之不從則有毛蟲之孽京房易曰君無道害將及人去之深山全身厥災狼食人辛酉詔天下死罪因減罪一等亡命贖罪

各有差鮮卑寇遼東十一月丁未東平王敞薨敞有孝行喪母三年如禮詔書增户五千是時長吏數易去就煩費尚書左雄上書曰臣聞柔遠能邇莫大寧民寧民之務莫重用賢是以臯繇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懐之昔三代垂統封建侯伯世位親親民用和睦宗周既滅六國并秦坑儒泯典革除五等郡縣設令封豕黎民大漢受命蠲其苛政寛以三章撫以因循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淵嘿使萬民不擾也宣帝興於

側陋知世所疾綜名核實賞罰必行刺史守相初拜輒親見問之觀其所由退而考察以質其言常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愁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民知不久則詐以求過故二千石有治能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爵至封侯公卿時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故能降来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元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凋弊巧偽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列城百里轉動

煩數以殺害為賢以循理為劣以聚斂為辦以修己為弱髡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稅之如狼監司相望見非不舉觀政於亭傳責成於耳目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核實虚誕者獲祐柬修者見黜或因罪而致高或處危而成名所以天災屢降治道未寧皆由於此也臣愚以為長吏理績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王制錮之終身雖赦令不在齒列必競修善政親撫百姓率土之民

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流光垂祚永世不刊於是復伸無故去官之禁閏月壬子恭陵廟災北海人郎顗上書曰臣聞天垂誡地見災異所以譴告人主克已修德也故應天以誠而不以言導下以躬而不以刑頃者宫殿官府多所治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即儉夏后卑宫盡力以致美愚以為諸所繕治事可減省以恤貧民以賑孤寡天之意也人之願也陛下躬親庶事詔書每下廣開不諱之路以天下為憂百姓為念而不數見公

卿責以政事誠優游養德之道也然三公者調和陰陽儀刑百寮今水旱連年五穀不登不能憂也官失其序庶事不治不能正也但遅迴偃仰稱病自逸忘天下之憂甘燕安之樂豈不謬哉尚書問狀顗對多言數術占候之事大旨以三公非其人將有饑饉水旱地震盜賊之變其後海賊攻會稽而青徐盜賊起西羌反明年四月京師地震其夏大旱略如其言華嶠曰漢之十葉王莽篡位閧道術之士西門君惠李守等多稱讖云劉秀

為天子自光武為布衣時數言此及後終為天子故甚信其書鄭興以忤意見踈桓譚以遠斥憂死及明章二帝祖述此意故後世爭為圖緯之學以矯世取資是以通儒賈逵馬融張衡朱穆崔寔荀爽之徒忿其若此奏皆以為虗妄不經宜悉收藏之惟斯事深與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而托云天之歷數陰陽占候今所宜急也占候術數能仰瞻俯察參諸人事禍福吉凶既應引之教義亦有著明此葢道術之有

益於後世為後人所尚也

二年夏四月丁丑封虎賁中郎將冀為襄邑侯執金吾商上書陳讓辭意惻至書十餘上上遂聽許爵阿母宗娥為山陽君尚書左雄諫曰臣聞高帝約非劉氏不王非功臣不封孝安皇帝封江京王聖等皆有地震之異永建二年封陰謀之功又有日蝕之變通道術之士咸歸於封爵不時之咎方今青徐饑饉盜賊未息陛下乾乾勞思以濟民宜清淨無為以求天意誠不應追錄小

恩以虧大典上不從雄復諫曰臣聞君莫不好忠正惡讒諛而臣莫不以忠得罪以讒得倖蓋忠言難入讒言順耳易從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也是以世俗為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見尚書故事無乳母賜爵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為野王君造生殘賊廢立之禍生則為天下所咀嚼死則為海內所共快桀紂貴為天子而庸僕惡以為比以其富而無義也夷齊賤於匹夫而王

侯爭與為類以其貧而有德也今阿母躬蹈儉約以身率下群寮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氏並同爵號懼違本操失其常頋愚以為人心不相遠其所不安遠近一也王聖之禍未絶於口傾覆之勢危於壘卵臣請歲以錢千萬給阿母内可以盡恩愛之親外可以不為吏民之所怪也上卒不從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也居貧好學經常以服勤不足學足學者懈怠宜崇經術繕治太學既為尚書而陳之帝從其言更增弟子科除儒者為郎

百餘人雄上言曰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風教若其面墻無以施化招災致禍為害不細孔子曰四十而不惑禮四十彊而仕請自今孝廉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試牋奏覆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正其罪法帝從之詔郡國孝廉年四十已上考德行試其經奏其茂才異行如顏淵子奇不拘年齒令舉孝廉徐淑年未滿限臺郎詰之對曰詔書有顏淵子奇不拘年齒是以

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曰昔顔淵子奇問一知十孝廉問一知幾耶淑無以對乃却歸郡守坐免時郡國守相坐舉者百餘人初明帝時政嚴事峻九卿皆鞭杖雄上言曰九卿位亞三等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加以鞭杖誠非古典上即除之

袁宏曰夫謀事作制令以經世訓物使必可為也古者四十而仕非謂彈冠之會必將是年也以為可仕之時在於彊盛故舉大限以為民表且顔淵子奇曠代一有

而欲以斯為格豈不偏乎己亥京都地震五月庚子詔曰朕以不德統奉洪業無以承順乾坤協和陰陽災青屢見咎徵仍彰群公卿士將何以匡輔朕之不逮奉答災異災異不空設必有所應其各舉敦朴士一人直言厥咎靡有所諱漢中李固對曰愚以為天不言以災異為譴告政之治亂主之得失皆上帝所伺而應以災祥者也王者父天母地體其山川今日蝕地動山崩晝晦主將安立物將安寄昔江京之姦禍及骨肉至令陛下

幽廢親履艱難天誘其衷陛下龍興海内莫不忻悦實有沛然改圖抑退權臣詢求善政以順天意夜而得之坐而待旦今則不然政令紛紜以復倣蹈前軌矣臣伏在草澤痛心疾首誠以陛下聖德應期實當嘉會反衰弊之政弘中興之美其功甚易譬猶指掌臣聞善罰不如善政善賞不如善教善教之道宜從内起昔周宣孝文中興之主也皆改華服霈然易規乃能移風易俗及之於古今封阿母恩賞太過常侍近臣威權太重臣案

圖書災異之發亦以為然今宜斥退邪佞投之四裔引納方直令在左右陛下親發德音以招群俊臨御座見公卿言有稱意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旌忠善則陛下日有所聞忠臣日有所獻君臣相體上下交泰阿保雖有大功勤勞之恩可賜以貨賄傳之子孫列土分爵實非天意漢興以来賢君相繼豈無保乳之養非不寵貴之然上畏天威俯察經典不可故不封也梁氏子弟群從徼為列侯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妃后之家所以

少有存全者非天性皆然但坐權寵太過天道惡盈也天有北斗所以斟酌元氣帝有尚書所以出納王命若賦役平均則百姓以安萬機不治則天下以亂令陛下所共治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内則常侍黄門譬猶一門之内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危則同其禍由是觀之權柄不可不慎號令不可不詳夫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隄防完全雖遭雨水霖潦不能為變政教一立暫遭凶年不足為憂誠令隄防穿漏萬夫同力不復能

救政教一壞賢智馳騖不能復還今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肢也心腹痛則四肢不舉故臣之所憂在腹心之疾非四肢之患臣以為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心腹釐理本朝雖有寇賊水旱之變不足介意也誠令隄防壞陋心腹有疾雖無水旱之災天下固不可不憂矣臣父故司徒臣郃受先帝厚恩子孫不敢自比於餘隷故敢依圖書悉心以對不敢虛造扶風馬融獨對曰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夫隂陽剛柔天地所以立也取仁於陽資義於隂柔以施徳剛以行刑各順時月以厚群生帝王之法天地設位四時代序王者奉順則風雨時至嘉禾緐植天失其度則咎徵並至饑饉薦臻今科條品制禁令所以承天順民者備矣悉矣不可加矣然而不平之效猶有咨嗟之怨者百姓屢聞恩澤之聲而未見惠和之實也今從政者變忽法度以殺戮威刑為能賢問其國守相及令長何如其稱之也曰太急其毀之

也曰太緩夫急致寒緩致燠二者罪同而論者許急此陰陽所以不和也復之之道審察緩急之謗譽鈞同寒燠之罪罰以崇王政則陰陽和也好惡既明則宰官之吏知所避就又正身以先之嚴以涖之不變則刑罰之夫知為善之必利為惡之必害孰能不化則官良矣臣聞洪範八政以食為首周禮九職以農為本民失耕桑飢寒并至盜賊之原所由起也古之足民仰足以養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然後敦五教宣三德則休嘉之化可

致也夫足者非能家給而人足量其財用為其制度故嫁娶之禮儉則婚姻以時矣喪制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不奪其時則農夫不失矣夫妻子以累其心産業以重其志舍此而為非者雖有必不多矣今則不然此盜賊所以不息誠使制度必行禁令必止則士者不濫法式之外百工不作無用之器商賈不通難得之貨農夫不失三時之務各安所業則盜賊消除災害不起矣太史張衡對曰臣聞政善則休祥降政惡則咎徵見苟非

聖人或有失誤昔成王疑周公而大風拔樹木開金縢而反風至天人之應速於影響故稱詩曰無曰高高在上日監在兹間者京都地震雷電赫怒夫動靜無常變改正道則有奔雷土裂之異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歳矣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及文法辛卯詔以能宣章句奏案為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就末曽子長於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可觀内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之制矣

且郡國守相剖符寧境為大臣一旦免黜十有餘人吏民罷於迎送之役新故交際公私放濫或臨政涖民為百姓取便而以小過免之是為奪人父母使嗟號也又察選舉一任三府臺閣祕密振暴於外貨賂多行人事流通今真偽渾淆昬亂清朝此為下陵上替分威共德災異之興不亦宜乎易不遠復論不憚改朋友交接且不宿過況於帝王承天理物以天下為公者乎中間以来妖星見於上震烈著於下天誡詳矣可為寒心明者

消禍於未萌今既見矣修政恐懼則轉禍為福矣上覽衆對以李固對為第一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拜固為議郎權臣皆切齒於固將加之罪朝中名臣黄瓊等深救解之歲中梁商請為從事中郎商以后父輔政柔和自守内豎亂政不能有所裁固奏記於商曰今四海雲擾背義趨利父勸其子兄勉其弟皆先論價而後定位夫致一賢則國賴其功招一惡則天下被其害數年已來妖怪屢起宫省之中必有陰謀將軍位尊勢

重誡令王政一整必享不朽之福商不能用戊午太尉龎參司徒王龔以災異免六月太常孔扶為司空丁丑洛陽宣德亭地坼八十五丈本志稱李固曰陰類專恣將有分坼之象其後中常侍專權忿爭之應也八月己巳大鴻臚施延為太尉冬十月初随月律作應鍾

三年夏戊戌大赦天下賜民爵八十以上米人一斛九十已上帛人一匹絮三斤秋七月羌寇漢陽冬十一月羌寇武都壬寅司徒劉愷司空孔扶以災異免已巳大

司農黄尚為司徒光禄勲王卓為司空
四年春二月丙子詔曰自今中官得以養子為後夏四
月甲子太尉施延以選舉貪汙免戊寅執金吾梁商為
大將軍故太尉龎參為太尉商推誠實不為華飾嘗病
多藏厚亡為子孫累故衣衾車馬供用而已租俸賞賜
分與昆弟故舊虚心下士門無停賔檢約宗族親戚莫
敢犯禁朝廷由是敬憚之在位所辟召皆四海英俊其
所招引推進如李固周舉等數十人時魏郡霍諝舅宋

光為人所誣引刊定詔書繫洛陽獄考訊楚毒謂年十五表記於商曰謂聞春秋之義原情定罪傳曰人心不同其若面焉斯盖謂其上下宨隆廣狹高卑之形耳至於鼻從目横眉在眼上未有不然者人心異者剛柔舒急倨敬之間至於趨利避害畏死樂生亦復同也謂與光骨肉之親義有相隱言光寃結未有可信請以人情平之光衣冠子孫徑路平易位極州郡日望徵辟亦無瑕穢纎介之累無故刊定詔書欲何救解就有所疑當

以道理求便安能觸冒死禍以鮮微細譬諸附子療饑鴆毒止渴未入腹胃咽喉已絶豈可為哉光不定制書情既可原臺閣執事知而不治吁嗟紫宮之門泣血兩觀之下傷和致災為害滋甚明將軍德盛位尊人臣無二言行動天地舉措移陰陽誠肯留神省察沛然信理必有于公高門之福和氣立應天下幸甚商嘉請辭意即奏原光罪閏月丁亥日有蝕之十二月甲寅京都地震詔百寮上封事靡有所諱

永和元年春正月己巳大赦天下詔問公卿北鄉侯宜加謚列昭穆與木主否群僚皆謂宜加謚司隷校尉周舉議曰北鄉侯本非正統姦臣所立立未逾歲年號未改皇乾不佑大命夭昏孔子作春秋為制王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北鄉無他功德以王禮葬於事已崇不宜稱謚上從之夏四月壬寅追號皇后母開封君冬十月丁未永福殿火丙子太尉龎參以久病策罷故司空王龔為太尉十月武陵太守奏蠻夷望上恩請入貢

比漢民議者以為可聽尚書令虞詡曰自古帝王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以蠻夷風俗貪婪難整是故羈縻綏撫受而不逆叛而不追今賦而稅之必有怨叛叛而伐之必復興士衆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悔之不追上不從詡字昇卿陳國武平人祖父經為獄吏常效于公之治獄及詡之生經曰吾雖不能及于公子孫可至九卿故字曰昇卿少失父母與祖父母居年十三通尚書國相見而奇之欲以為吏詡曰祖母年九

十居貧非詡無以供養乃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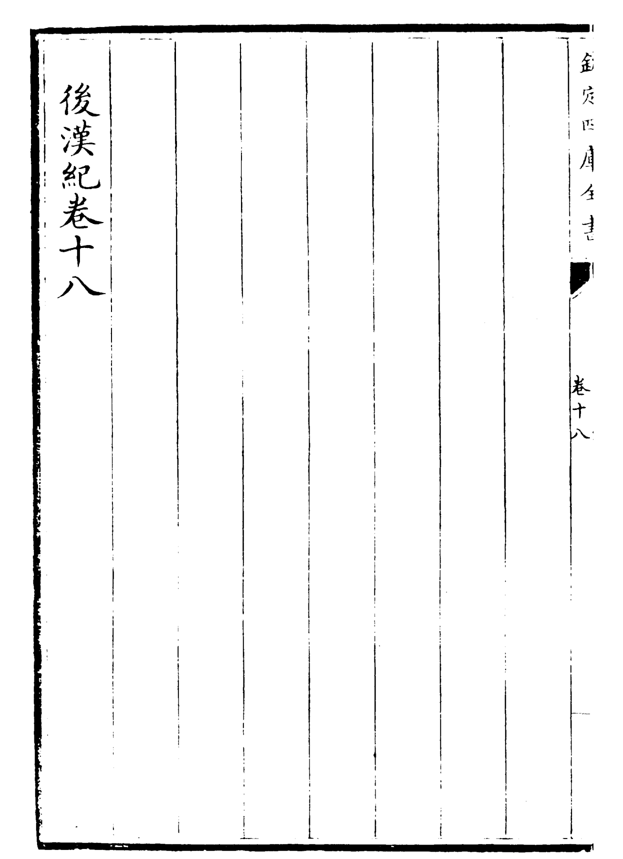
二年春武陵蠻夷以貢非舊約叛三月乙卯司空王卓甍丁丑光禄勲郭乾爲司空夏四月丙申地震五月癸丑山陽君宋娥有罪歸里舍秋七月日南蠻反交阯刺史樊演出討失利寇遂攻掠郡縣上甚憂之議者宜遣大將軍發荆揚兖豫四萬人赴救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議曰荆揚安穏發其吏救之可也今荆揚盗賊盤結武陵南郡夷未集長沙桂陽數被徴發難復擾動其不

可一也兖豫之民聞萬里征役無有還期恐十五萬戶不得一士郡縣廹促懼有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温暑如有瘴氣恐死者十四五必道路奔散不能禁其不可三也士卒比到萬里疲勞不可復鬬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為程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日五升用米十萬斛尚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自致費但若此其不可五也設使軍到死亡者衆不足當復益發此為刻割心腹而樂四支其不可六也今二郡徒叛還自相

攻但坐徵發之故何况乃發四州赴萬里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使益州益州諺曰虜来尚可尹来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因其民困旬月破滅殄盡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不可任之驗也可但選有勇略仁惠以為刺史太守勿與争鋒以恩信招来赦殺傷之罪以息發軍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及張喬前在益州實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也文帝遣馮唐即赦魏尚雲中太守就拜楚龔舍為泰山太守祝良等可用

皆宜即拜便道之官於是拜祝良九真太守張喬為交阯太守二郡即安冬十月行幸長安祀陵廟丁卯京師地震

三年春二月乙亥京師地震夏閏月己酉京都地震秋八月乙卯太白晝見本志以為大將軍梁商父子貴盛之象也己未司徒黄尚以災異罷九月癸酉光禄劉壽為司徒十二月戊申日有蝕之會稽九郡以聞京師不見



後漢紀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九百七十四 史部

後漢紀卷十九

晉 袁宏 撰

孝順皇帝紀下

四年春二月乙亥京師地震初上之立閹官之力也由是寵之始專政事爭執權勢中常侍張達等乃譖中常侍曹騰孟賁與將軍商召諸王子請收之上曰將軍父子我所親必是共嫉之耳乃誅達等辭及在位大臣商上表曰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在首惡賞不僣溢刑不

淫濫五帝三王所以致康乂也竊聞考故中常侍張達等語多所及大臣大獄一起無辜者衆非所以達和氣平政化也宜早決竟以息逮捕之煩上從之二月以商少子虎賁中郎將不疑為步兵校尉商上書曰不疑童孺猥處成人之位是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昔者晏平仲辭邶殿以守其富公儀休不受魚食以定其位臣雖不才亦願固福祿於聖世故敢布腹心觸罪歸誠上許之以不疑為侍中奉車都尉商疾邊吏失和使羌戎不

靜并州刺史来機凉州刺史劉康當之官商親喻之曰戎狄荒服蠻夷要服言其荒忽無常統領之道亦無常法臨事制宜畧依其俗二君皆表素疾惡欲分明黑白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况戎狄乎宜防其大惡忍其小過機康不從羌戎擾動機康皆坐事徵夏四月戊午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篤癃不能自存者人粟五斛貞婦帛人三匹九十以上人二匹是時良二千石初有任峻蘇章後有陳琦吳祐第五訪之徒海内

稱之峻字叔高渤海蓚人也為劇令洛陽自王奐之後連詔三公特選皆不稱職峻以公能名拜選文武吏各盡其用發剔姦盜不得旋踵民間皆畏之斷獄歲不過數十人其威禁猛於王奐而文理政教不如也後為太山太守蘇章字孺父京兆杜陵人也為冀州刺史勤䘏百姓摧破豪俠坐免歸養高於鄉里時天下不治民多悲苦論者日夜稱章朝廷遂不能復用之陳琦字公曾陳留人也為徐州刺史時有盗賊與吏士同寒苦爭為

用後遷琅邪相天大旱用功曹伏禹之言條前相所賊殺無辜齋戒設壇而祭之數日天下大雨第五訪字仲謀京兆人也初為新都令恩化大行二年之間鄰縣歸之户口十倍遷張掖太守民飢米石數千訪開倉廩賑之不待上詔謂掾吏曰民命在溝壑太守權以救之由此一郡得全朝廷降璽書嘉之既而從輕騎循行田畝勸民耕農其年穀石百錢後為南陽太守護羌烏桓校尉邊境服其威信

五年春二月戊申京師地震夏四月南單于冠河西天子開以恩信喻而降之單于脫帽辟帳謝罪中郎將陳龜以單于無足可効廹切令自殺龜下獄五月已丑晦日有蝕之秋七月羌冠金城及三輔將遣西師謀元帥僉曰護羌校尉馬賢大將軍梁商曰賢本西方斗筲之子雖有割雞之効然齒以老矣不如大中大夫宋漢不從丁丑赦死罪以下及亡命贖罪各有差八月以弘農太守賢為征西將軍稽久不進馬融知其將敗上疏乞

自效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飲酒高會不以為慮坐食米穀未聞所擊臣竊惑之夫事不復校而可收名獲實斯乃征討者之私便非國家之公利也臣聽輿人之頌云賢欲目前受降使譁聲東聞且懼士卒將不堪命有高克潰叛之變也臣又聞吳起為將暑不張蓋寒不披裘戎事不邇女器今賢野次垂幕珍肴雜遝兒子侍妾事與古反臣兄弟受恩誠

私憤悒鉛錫之刀以效一割之用臣願請兵五千纔加部隊之號庶自率勵與之齊勇昔毛遂願處囊中趙之厮養欲說燕初為衆笑後効其功臣託儒者不便武職猥陳此言訪之群司知當受虚誕之辜唯加裁省不聽

融字季長援兄子嚴之子也兄續博覧古今同郡班固著漢書缺其七表及天文志有録無書續盡踵而成之融少篤學多所通覧大将軍鄧隲聞其才學召為舍人非其好也避地至梁州會羌戎擾攘邊穀踴貴困厄甚

乃歎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也何則生貴於天下今以咫尺之耻而喪千金之軀非老莊之意也乃還應隲命轉為中郎校書東觀十餘年窮覽典籍稍遷尚書南郡太守坐事髡徙朔方遇赦還為議郎融美才貌鮮音聲學不師受皆為之訓詁弟子自遠方來受業者常千餘人融外戚家雖好儒術而服飾甚麗坐絳紗帳侍婢數十聲妓不乏於前弟子以次相授鮮有覩其面者十一月遣匈奴中郎將將兵討

南匈奴叛者斬首二千餘級叛者乞降是時朝政多僻競崇侈靡侍中張衡上書曰臣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繼體承天中遭傾覆之變以應潛龍之德及乘雲高濟盤桓天位誠所謂將隆大任必先倥偬之也親履艱難猶知物情故能一貫萬機無所疑惑宜獲神祇之應受黎庶之譽而陰陽未和災眚屢見天道幽遠成敗易覩近世鄭蔡江樊周廣王聖皆為效矣恭儉畏忌必蒙福祉奢淫謟慢鮮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

性流遁忘返豈惟不肖中才皆然茍非大賢不能思義故過結罪成向使能瞻前顧後援鏡自戒則何陷於凶患乎貴寵之臣衆所屬仰其有借尤上下知之褒美戒惡有心皆同故怨讟溢乎四海神明降其禍孽頃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則洪範所謂僭恒暘若也懼群臣奢泰昏迷典式自下逼上用速咎徵又前年京都地震土裂土裂者威分地震者民擾也君以静唱臣以動和威自上出不趣於下禮之正也竊懼君有猒倦制不専己

恩不忍割與衆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範曰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監孔明雖疎不失災異示人前後數矣未見所革以復往悔自非聖人不能無過願陛下思惟所見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大柄不由天斷懲忿窒欲事依禮制禮制修奢僭息事合宜則無凶咎然後神聖允塞災沴不至矣衡雅以下闕文

劉向父子領校

秘書閲定九流復無讖書讖書出於哀平之際皆虚偽之徒以矯世取容不可信也衡乃上書具陳讖不可用

衡字平子南陽鄂人也和帝世爲尚書郎是時承平日久天下奢泰自王公至於庶人莫不踰制故衡作二京賦諷焉衡精微有文思善於天文陰陽之數由是遷太史令衡作地動儀以銅爲器圓徑八尺形似酒樽合盖充隆飾以山龜鳥獸樽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方兆龍首銜銅丸蟾蜍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

樽中張訖覆之以盖周密無際若一體焉地動揺樽所從来龍機發則吐丸蟾蜍張口受之丸聲震揚同者覺知即省龍機其餘七首不發則知地震所起從来也合契若神自此之後地動史官注記記所從方起来觀之者莫不服其竒又作渾天儀衡深歎揚雄太玄經謂崔瑗曰觀太玄經知子雲殆盡陰陽之數也非特記傳之屬實與五經相擬漢得天下二百嵗之書也所以作者之數必顯一世常然之符也太玄四百嵗其興乎竭已

之精思以揆其義更使人難論陰陽之事久之出為河間相衡所著述皆傳於世九月太尉王龔以疾罷初龔患宦官之亂上疏言其罪宜罷遣逐之宦官乃使客作飛章欲陷龔以罪詔太尉龔亟自實從事中郎李固説大將軍梁商曰王公束脩勵節而受讒佞之患夫三公尊重舊典不有大罪不至輕問也王公沈静内明若有他變朝廷獲害忠良之名語曰善人在患饑不及餐宜救其艱商從之由是得免龔字伯宗山陽高平人安帝

時為司隷校尉京邑肅然有高名於天下初龔夫人卒龔與諸子並扶杖行服是時山陽太守薛勤喪妻不哭將殯臨之曰幸不為夭復何恨哉議者兩譏焉

六年春正月丙子征西將軍馬賢討羌到射姑山還三月庚午司空郭虔久病策罷丙午太僕趙誡為司空秋八月丙午大將軍梁商襲初商會於洛水請從事中郎周舉舉稱疾不行商親暱皆會焉倡樂既畢終以薤露之歌坐中皆流涕舉聞而嘆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

所也懼將有禍俄商疾困移歸舊第敕冀不疑曰吾以無德受恩深厚生無補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藏衣衾飯含玉珠神物無益朽骨但增塵埃我生平所不願雖有聖人神制亦有權時之宜方今邊境未寧盜賊未息朝廷用度常若不足氣絶之後便歛以時服殯已便闔闔畢便葬上無損於國下從我本意孝子善述人之志忠臣每事依先公必從吾言使魂神有知無恨於黃泉冀不疑欲奉行朝廷不聽車駕親臨謚曰忠侯以河南尹

冀為將軍不疑為河南尹九月羌寇武威辛亥晦日有蝕之冬十一月行車騎將軍執金吾張喬屯兵三輔

漢安元年春正月癸巳大赦天下二月丙辰詔大將軍公卿舉賢良方正探賾索隱者各一人夏六月以匈奴立義王兜樓儲為南單于立於京師公卿備位使大鴻臚授印綬引上殿賞賜閼氏以下各有差初商病篤上親臨幸問以遺言商對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從事中郎將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上拜舉諫議大

夫及是之時連有變異上思商言名舉於顯親殿問之舉對曰陛下初即位遵修舊典遠近肅然頃年以来稍違於前朝多寵幸禄不原德府藏空匱有尢鮮之心觀天察人方古準今誠可危懼書曰僭恒暘若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治陽無以制則上擾下竭宜密嚴敕州郡察彊豪大姦以時擒討於是下不循法盗賊並起殺長吏二千石横行州郡不能禁歸罪刺史二千石上乃召舉與群議遣八使秋八月遣光禄大夫張綱侍

中杜喬等八人持節循行天下表賢良顯忠勤貪汙有罪者雖剌史輒收以聞喬等奉命而行唯綱獨埋車輪於都亭不動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上書曰大將軍梁兾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過厚之恩以芻蕘之姿居阿保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賛日月而専為封豕長蛇肆其貪饕甘心貨賄縱恣無厭多結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一十五事於左皆忠臣之所切齒也書奏京都振竦時皇

后内寵方盛冀兄弟權重於主諸梁姻族冠冕盈朝上雖信納言然卒不罪冀侍中杜喬奏免陳留太守梁讓濟陽太守汜宮濟北太守崔瑗贓罪狼籍梁氏親黨也薦泰山太守李固在郡忠能徵固為將作大匠固亦方直不撓好推賢士上疏曰臣聞氣之清者為精人之清者為賢治身者以積精為寶治國者以積賢為道昔秦欲謀楚遣使觀寶楚王乃列其賢臣以為國寶秦使懼之遂為寢兵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軾段干木之閭

羣俊競至名過齊桓斯誠積賢之符效也陛下撥亂龍
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徵江夏黄瓊廣漢楊厚會稽
賀純策書嗟歎待以優位是以巖穴幽人肥遯之士莫
不彈冠振衣樂為時用四海歡然歸服聖德自頃以来
漸更陵遲諸侍中皆膏粱之餘勢家子弟無宿德名儒
可顧問者愚以為瓊等久處郎署已且十年誠恨陛下
隆崇於始而棄之於末也光禄大夫周舉侍中杜喬深
沈正直當世名臣宜登常伯豫聞國政者也天子納焉

大將軍梁冀怨張綱之奏已也會廣陵賊張嬰殺刺史二千石冀以綱為廣陵太守若不為嬰所殺則欲以法繩之前太守往多輒請兵及綱受拜詔問當須兵幾何對曰無用兵為遂單車之官徑詣嬰壘門嬰大驚劇走閉壘綱又於門外罷遣吏兵獨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喻其長老素為嬰所信者請與相見問以本變因示以詔恩使還嬰嬰見綱推誠即出見綱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禮畢乃喻之曰前後二千石多非其人杜塞國恩

肆其私求鄉郡遠天子不能朝問之也故民相聚以避害也二千石信有罪矣為之者又非義也忠臣不虧君以求榮孝子不損父以求富天子仁聖欲文德以来之故使太守来思以爵禄相榮不顧以刑罰也今誠轉禍為福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發怒大兵雲合豈不危乎今不料彊弱非明也棄福取禍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也身絶無嗣非孝也背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為非勇也六者禍福之機也宜深計其利害嬰聞泣曰荒裔愚

臣不能自通王室數為二千石所枉不堪困苦故遂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耳明府仁及草木乃嬰等更生之澤也愚戇自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也綱曰豈其然乎要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方當相顯以爵位何禍戮之有嬰曰茍赦其罪得全首領以就農畝則抱戴沒齒爵位非望也嬰雖為大賊起於狂暴自分必及禍得綱言曠若開明乃辭還營明日遂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詣綱綱悉釋

縛慰納單車將嬰入營置酒為樂大會月餘撫循以意莫不委心謂嬰曰卿諸人積年為害一旦鮮散方垂湯然當條名上必受封賞嬰曰乞歸故業不願復以穢名汙明時也綱以其至誠乃各從其意親悉為安處居宅子弟欲為吏者聽之不欲不彊為吏則隨才任職為民則勸以農桑四業並興南州晏然論綱功當封為冀所遏絕故不侯天子美其功徵用之疾病卒官時年四十六朝廷甚惜之嬰等三百餘人皆衰杖送喪哀同考妣

封中常侍單順為列侯冬十月辛未太尉桓馬司徒劉壽以災異罷十一月司隷校尉趙峻為太尉大司農胡廣為司徒十二月封故征西将軍馬賢孫承光為列侯以賢死王事也

二年冬十月辛丑令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犯大逆以下出縑贖罪禁吏民無酤酒十二月辛丑死罪不能入贖者遣詣臨羌居二歲匈奴中郎将馬寔有功於邊詔書褒奬賜錢十萬寔字伯騫扶風茂陵人也晝誦經書

夜習弓兵希慕名流交結豪傑荷擔徒走不遠千里山陽王暢知名當時寔慕其名故往之暢欲觀其舉措不即見敕門曰行經日未還寔留住彌日而故云未還寔謂從者曰夫孝子事親行不逾日而至今不歸非孝子也暢聞之即引俱入知其異士也既入見其母結好而退寔臨退執暢手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幸俱生盛明之世當垂名千載不可徒存天壤之間各遇當仁之功勿相忘也歸舉孝廉補尚書郎西羌之難王暢薦寔於

執事由是為匈奴中郎將

建康元年春尚書僕射黃瓊上疏曰臣聞古之帝王莫不恭敬神明劬勞農事必躬郊廟之禮親籍田之勤所以率先群萌勉勸農功昔宣王不籍千畝虢公以為大譏伏惟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以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神雖詩詠成湯書美文王誠不能加今廟祀適訖而祈穀方至恐左右忠孝不欲屢勞聖躬以為親耕可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壇所

以迎氣東郊以應時風伏願陛下率群后冕旒三推則
和澤滂流蒼生有賴上從之夏四月辛巳立皇子炳為
皇太子大赦天下賜男子爵各有差上使中常侍高梵
迎太子不齎詔書直詣承光宮以車載太子出太子太
傅杜喬不能止不知所為御史种暠適至橫劔當車曰
太子國之儲貳巨命所繫常侍来無詔書何得將太子
去安知常侍非姦邪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梵不敢爭遣
詣尚書得報乃聽太子既至上嘉暠持重稱善者良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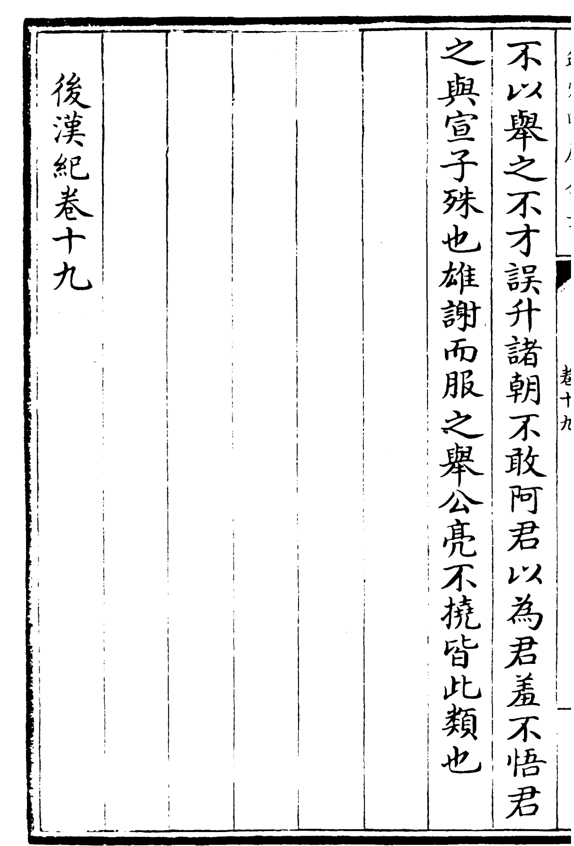
秋八月徐揚州盜賊群起遣御史中丞馮放督州郡兵討之庚午帝崩于玉堂遺詔無起寢廟衣皆以故珠玉玩好皆不得下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年二歲太后臨朝以太尉趙峻録尚書事九月丙午葬孝順皇帝于憲陵尚書欒巴坐諫作陵不欲壊民冡下獄免為庶人丙午京師地震詔公卿特進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皇甫規對策曰陛下聖德欽明閫災責躬咨嗟群僚掐延敢諫臣得踐天庭承大問此誠臣寫憤畢

命之期也臣伏見孝順皇帝初勤王事綱紀四方天下欣然幾以獲治自後中常侍小黄門凡數十人同氣相求如市賈焉競思作變導上以非因緣嬖幸受賂賣爵分贓鮮罪以攘天威公卿以下至於佐吏交私其門終無紀極頑凶子弟布列州郡並為豺狼暴虐群生天下擾擾從亂如歸至令風敗俗壞招災致寇今宜庭問百寮常侍以下尤無狀者亟便黜遣與衆共之披埽其黨蕩滌其賄以答天誡大雅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此之

謂也大將軍河南尹處周召之任為社稷之鎮加與王室舊有姻族今日立號雖尊可也而天下區區顒其霈然增修謙節省去游娱不急之費減廬第無益之飾近儒術考論經書輔佐日月宜有至效夫朝者舟也民者水也朝之群臣乘舟人也大將軍兄弟操楫者也雖曰衆也在所欲之苟能卒志畢力守遵常軌以度元元所謂福也或乃怠弛中流而捐楫放棹將淪波濤歸咎受愆可不慎乎臣生長邊遠希步紫庭怖慴失守言不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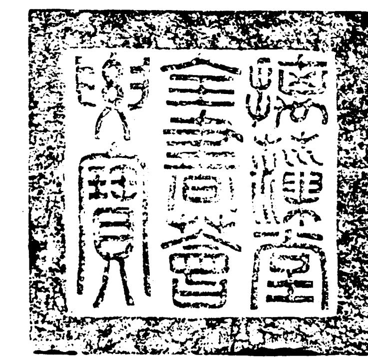
心梁冀忿其閒已以規對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冬十一月九江盜賊徐鳳稱上將軍殺略吏民已酉令郡國死罪繫囚減死一等徙邊戍於是殤帝廟次在順帝下鴻臚周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躋僖公於閔公上孔子譏之經書曰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至定公正而下之孔子是之經曰從祀先公為萬代法也殤帝在先於親為父順帝在後於親為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上不從舉字宣光

汝南汝陽人也聰明多識善屬文學者為之頌曰五經縱横周宣光初辟司徒掾稍遷州刺史尚書令左雄薦舉為尚書俄而雄為司隷詔書選武猛任將帥者選故冀州刺史馮直直卒坐罪減死又無武猛驗舉劾奏雄後復為尚書令雄謂舉曰詔書使我選武猛不使選清高舉曰詔書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汙也雄曰進君實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厥以軍法戮宣子僕宣子謂大夫曰可賀我矣選厥也任其事今君



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為君羞不悟君之與宣子殊也雄謝而服之舉公亮不撓皆此類也

後漢紀卷十九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劉昀